

## 平凡人生

## 天车工张燕

□陈菊艳

我第一次上夜班时就记住了张燕。那天晚上,厂房灯火通明,师傅们干得热火朝天。我看看几台天车在半空来回穿梭,一位女工身穿蓝色工作服,头戴帆布帽子,刚从火焰切割机平台上吊运完一摞切割好的钢板,准备再给平台上吊运一张钢板进行切割。

天车开到要吊的钢板上空时,只听见她对下面的搬运工说:“超载太多,吊钩会下滑,需要两台天车一起。”

这个搬运工似乎很着急,不耐烦地冲着天车呐喊:“你怎么这么胆小,一台天车凑合吊一下。再耽擱咱就不能按时下班了。”

这时,一声响亮的电铃从天上传来,我看见那个女工站在天车上欲言又止,眼睛看着那张十几米长、三十多毫米厚的钢板,焦急地等待着另一台正在忙碌的天车。我等师傅忙完手里的活小声问他:“这个女工是谁?干活这么娴熟。”

师傅边脱手边回答我:“她叫张燕,是咱厂有名的操作能手。”

那晚我们下班时,这个叫张燕的女工

还在忙碌,我对这个宁愿自己延点也不违章操作的天车司机,多了一点关注。

我发现,张燕每天上班先开动小车(承载起升机构的横梁和机械部件)在轨道上跑一个来回,下降吊钩,滑轮停在驾驶室旁边。她仔细观察钢丝绳有没有断股、断丝打折现象,判断滑轮组转动是否灵活,检查制动器、缓冲器、限位器、行程开关是否安全可靠。

张燕只要上了天车,没事就很少下来。只要下面有人需要吊活,她立即开着天车过来。下面工人挂好钢丝绳,吊起工件,启动、稳钩、跟车,吊钩垂直悬挂,一点晃动也没有。

师傅说张燕吊活稳当,态度也好,不管是不是她负责的区域,只要有人叫她,都会迅速协助完成工件吊运。

工人们喜欢张燕的吊活,尤其翻活。工人挂好钢丝绳,给张燕一个手势,日钢

焊成的底座,两米多宽,五六米长,一百八十度翻转。只见钢丝绳慢慢伸直,天车移动,庞然大物一点一点离开地面。滑轮旋转,吊钩随着天车移动而移动,工件和地面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,钢丝绳却始终和地面垂直,眼瞅着工件稳稳立起,随即又向反方向倾倒。钢丝绳慢慢下降,天车跟着移动,越来越接近地面。突然停了一下,立即又降落,轻轻挨着地面,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过了不久,我在师傅手把手的指点下,慢慢熟悉了工作程序,开始自己操作,同时也了解到,师傅和张燕是同龄人,原来都在西仪工程车分厂上班。那时张燕还是一名焊工,曾经在厂里举行的焊工大赛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。后来单位重组,师傅们所在的工程车分厂,归入了宝石机械成立的咸阳钢结构分公司。

产品转型,人员转岗,师傅由汽车维修

转为铆工,张燕和十几个女工成为天车工,在宝鸡参加了三个月的转岗培训后上岗。刚开始时,张燕开天车还不是这么熟练,吊钩晃来晃去,工件在空中左右摇摆不定,地面干活的工人都不敢靠近,她在驾驶室手忙脚乱。

张燕一有空闲就练习稳钩,熟悉左右手同进操作手柄,自己在地面上立几个杆子吊个水桶练习绕“8”字。

后来,张燕不仅熟练掌握了一天车操作手柄和吊运技巧,还在吊活过程中,不断摸索总结。电话请教宝鸡开天车的师傅,经常和下面的工人交流,分析吊活中遇到的问题,慢慢地悟出工件在翻转时的要领。

我刚工作时间不长,吊活时经常找不到中心,焊接好的日钢用天车吊起,一头高来一头低,张燕坐在天车上,微笑着用手示意挪动夹子位置。有时工作不忙,张燕用棉纱把天车大梁上的各个部件擦拭一番,然后用拖把一直从天车上拖下来。师傅和她开玩笑:“看你擦天车,就像擦你家的小车一样。”

张燕一边冲拖把一边笑着说:“闲着也是闲着,上去擦擦也能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油、螺丝松动。”张燕说完,提着拖把一步一步走上天车,开始她的工作。



9月上旬,我与好友老郑等一行人探访了福成镇古茶树林。大巴山东西绵延500公里,是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界山。南郑全域所倚的巴山又叫米仓山,福成是米仓道陕西最南端的重镇。福成镇面积246平方公里,辖12个村6500多人。平均海拔900米,有茶园16000亩年产茶160吨。

汉中到福成约130公里,经过多个十八盘,公路宽敞平整,不到3小时就到了福成镇。

午饭后,我们乘车经镇西北方6公里外的马元村,上了仅一车宽的土路。车行尽头是马元村后湾组朱继坤家,该组8户23人。我们喝了老朱家的茶——叶大而舒展,色绿而不艳,冲泡时清香弥漫,入口稍感苦涩,有点山野之气,回味则淡甜悠长,似饮山水甘露。老朱说,古茶树林距他家约15里路,坡陡难行,再无人家。下午两点半,我们开始了步行。

海拔800米至1300米的山上,多是灌木和杂草,向导带我们走的路浅草少碎石多,下坡斜面约有50度。走1小时许,大家便满身大汗,头发都在滴水。行走中,经老郑介绍,我看到了几丛古茶树,想起了茶圣陆羽《茶经》写的:“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,伐而掇之。”还有《诗经·周南》中诗句:“遵彼汝坟,伐其条枚”。

古老的茶树非常多,都是从根部岔数根,枝干直指天空,高的有十来米,有些枝干直径超10厘米。老郑说,老茶树生长慢,长到直径1厘米,最少要20年。

福成古茶树的树龄几何?市上茶叶专家说在300年至500年。云南古茶树多为高大乔木。福成古茶树,我想应是灌木或小乔木或乔木植物。后来,经人介绍,我电话请教了福建武夷山市的张兆德专家,他介绍大红袍最老的母树三棵,树龄认定为三百多年。分岔的枝干粗的有十几厘米,最高不超过4米,因为长于岩石,又叫岩茶,生长格外缓慢。清朝和民国国有士兵守护,现在是联合国批准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。

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,云南发现了一万年前的茶树籽和3000年前的乔木大茶树。约四千年前茶树传到四川,后又传入汉中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,周武王伐纣后,汉中茶叶就向周王纳贡。汉中属巴蜀茶区,三千年来一直是陕西重点产茶区。宋时“汉中买茶,熙河易马”,资料载年3万担茶换3万匹马。

茶叶是世界第一饮品。资料介绍,茶叶含有茶多酚、氨基酸、蛋白质等有益成分,能醒脑提神、利尿消滞、防暑降温、改善肠胃。大红袍等所含有益成分更丰富,香味更浓郁和持久。南郑福成古茶树林的茶叶,也应具备这些优点。

唐朝陆羽(733-804年)的《茶经》记载:“其地,上者生烂石,中者生砾壤,下者生黄土。凡艺而不实,植而罕茂。法如种瓜,三岁可采。野者上,园者次。”茶叶真是太好、太低调,土壤越差质量反而越好。福成镇的山坡,正是茶叶生长的上佳之地。

福成古老茶树林从何而来?我想一是飞鸟衔落茶籽于此,二是宋朝时曾大面积人工栽种茶树。据宋王象之《舆地记胜》、明杨慎《杨慎记·蒙茶辨》、清《四川通志》、当代茶学泰斗陈椽《茶叶通史》等典籍记载,四川雅安在公元前53年开始人工种茶,是世界最早的。福成处在米仓古道上,若干年前先民人工栽培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贵州省普安县有数千棵连片的古茶树林,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“中国古茶树之乡”。有福成这片万亩以上的古茶树林,南郑区应该拥有这个美誉。

还有个情况,古茶树林虽长在陡坡乱石中,存不住水分,但福成年降雨在1500毫米左右,加之海拔高、云雾多、无污染等,是茶树生长难得的有利条件。

福成古茶树林其数量之多、树龄之长、面积之大,在全国应属罕见。能近距离目睹和手摸这些古茶树,是我今生之幸。

□秦晟洋

## 角落里的自行车

我推开楼道角落的帆布,眼光落在了一辆陈旧的小自行车上——车杠已经断裂,表面布满了灰褐色的锈迹。它安静如熟睡的孩子,默默地靠在墙角,覆盖着厚厚的尘埃,似乎长久以来都被世界遗忘。

我凝视着这辆自行车,回忆渐渐浮现在脑海。小时候,我常常与爷爷一起去溜达,我骑在这辆自行车上,爷爷牵着绳子,微笑着看着我。一路上,我们有说有笑。

爷爷总担心我会累,所以在车筐上系了一根麻绳,以防我骑不动时,他使用绳子拉我一把。记得一开始我骑得不太稳定时,爷爷还在后轮两侧焊上了两个小轮子。

每当爷爷带我骑这辆自行车出门时,轮子似乎苏醒了,阳光洒在车架上,闪烁着晶莹的光芒,宛如小星星一样,充满了活力。爷爷常常在车座上垫上几张报纸,好让我坐得舒适点。路上,他时不时地问我饿不饿、渴不渴。每次都不等我回答,他便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小零食,红薯干、山楂、薯条等等,一把把塞到我手里,憨憨地笑着。

尽管这辆自行车年岁已高,略显笨重,但爷爷从未抱怨或表现出不耐烦。他总是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前行。每当我看向他,他脸上总挂着一抹宠溺的微笑,慈祥且温暖。

而今我已长大,爷爷却因一次意外离世。自行车也渐渐被遗忘,日渐斑驳,静静地躺在地下室角落。也许是魔术失败了,未能保留最初的模样,也许是对爷爷的思念,这辆自行车在爷爷离世后不久也无法支撑自己,跌倒在岁月中。

午夜时分,我坐在床前,恍惚间仿佛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男孩骑着自行车,笑盈盈地看着路边,一个老人在前方用力地拉着车子,他们发出了声。“哈哈,爷爷力气真大!”祖孙俩的欢笑声,回荡在清晨的街头。

一辆自行车,承载着过去的时光。一块白帆布,记录着爱笑的爷爷。斑点的锈迹,发霉的墙角,都是岁月的痕迹……



## 母亲说

□孟朋林



1962年的春天,黑西村村口拐进去巷子第二户人家中,一个女婴出生了。这一天,家里为了庆祝女娃的诞生,老父亲特地赶集买了二两猪肉,兄弟姐妹们上桌就抢光了。

女娃长大了,那年10岁,她想穿一件新衣服,可是她不会哭也不会闹,总是顺从母亲穿姐姐的旧衣服。姐姐爱美,母亲抵不住她的耍赖,姐姐一件一件衣服丢,女娃娃一件一件衣服拉。

18岁时,父亲靠“箍漏锅”的营生挣的钱不够供孩子们上学,哥哥说他是男孩,有的是力气,出去干活就能养活一家子。老父亲沉默没说话,第二天哥哥就辍学找工作了。女娃和姐姐每天坚持去学堂,放学后先帮父亲喂猪拾柴火,活干完了,姐妹俩就猫在厢房里点着油灯写作业。

22岁,村东头有个媒人要给女娃保媒,那男人家中光景也不好,但在人踏实又肯干。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,没有房,阿婆给做了两床大红被子冲喜气。男人能闯荡,带着女娃离开了家乡,到城里找了份工作,女娃又新奇又害怕。男人挣了第一份工资,带着女娃来到饭店,点了一碗羊肉萝卜,蒸馍是自己带的,因为一碗饭不够两个人吃,得在吃完的汤里再泡上蒸馍,才能吃饱,这在当时就是一种满足、一种幸福。

35岁,女娃辞去了工作在安家养胎。老大上了小学六年级,每天放学就趴在女娃的肚子上听胎动,她说妈妈我喜欢妹妹,我要给她做很多漂亮的小裙子。转过头,就把自己不穿的裙子拆了缝、缝了补,做了一个超小号的“四不像”。

62岁,这年初春男人开车,带着一家四口踏上了回乡之旅。女娃的老母亲上了年纪,有时候稀里糊涂的,腿脚也不方便,总是坐在自己的小屋看电视,听着《秦之声》。接到女娃要回家的电话,女娃的老母亲两个晚上没合眼,第三天一早就守在村口的大石墩边。车驶进村,老母亲拄着拐杖,眉开眼笑地迎了上去……村子因这户人家变得热闹起来,男人们抱柴烧火,女人们刷锅做菜,娃娃们在院子里跑着玩耍……

回城的那天,老父亲在地窖里鼓动了半天,给孩子们攒了半年的土特产终于有了露面机会。车行至镇上,母亲打电话说炸好的麻叶落在家里了,让女娃等一下。“这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啊,又占地方……”话在嘴边,电话却挂了。抬头远远地看见父亲骑着那辆骑了半辈子的三轮车,吱吱呀呀地赶了上来,手里拎着那兜油炸麻叶。

我望着妈妈通红的眼睛,听她讲述她平凡的前半生——也许这也是很多60年代女性的前半生。

我问妈妈,和爸爸吃一碗羊肉萝卜的时候觉得苦吗?妈妈说,那个时候已经感受不到苦,只觉得生活热气腾腾,好日子都在后头。我问妈妈,还想到小时候吗?妈妈说,小时候不干活经常挨揍,现在想想就当奶奶了,还有妈妈,是一种幸福啊!妈妈还说,人活着不要有太多烦恼,家人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生活就是这样,虽不能一切尽如人意,但还是要心存激情,心怀希望。就像《人世間》里唱的那样,“平凡的我们,撑起屋檐之下的一方烟火……”火一样爱着,人世間值得……我们像种子一样,一生向阳”。

## 岁月留痕

初中的时候,妈妈是幼师班的老师。托她的福,我看过幼师学生的种种道具、服装、试演、练习。学校专门有地下琴房,一个个雪洞般的琴室中,终日飘荡着或流畅或生涩的风琴声。节假日也会有学生来练琴,现在回头想想,那都是为了前途而努力苦练的女孩子们。

其中出类拔萃的学生会额外学一些舞蹈。我跟着妈妈去看过一些文艺汇演,我们学校的学生总会跳一支《担鲜藕》。

舞蹈比较简单,三人舞——一人为担藕者,左右二人扮演藕筐。齐进齐退,时有诙谐的小情节小动作,清新欢乐,雅俗共赏。

那时妈妈很忙,不搞教学,但所有杂事几乎都是她一人扛下来的,招生、排课表、聘请专业老师、结算课时费、订购课本、安排考试时间、监考、录成绩,联系各个幼儿园接收学生等等。她对每一届的很多学生都熟悉,虽不代课,但一到教师节,桌上总摆满了贺卡。

## 担鲜藕

□李广睿

一次,一位学生父亲背了一麻袋板栗送来。这个学生家在商洛农村,资质平平,我妈妈为她费了不少心思,终于使她达到了入职要求。她朴实的父亲无以言谢,专门在她家树下打了票子,装了一麻袋。那些板栗很小,但很甜。

俱往矣,时光匆匆逝去。现在,妈妈已经八十岁了,她的学生早已星散四方,估计也都该退休了。老太太记性差了,反应也慢,年轻时的干练早已被时光收回。智能手机不会用,做饭常常忘关火,我与她聊一聊现在的社会见闻,她惊叹不已。

直到聊起幼师班,聊起她的学生。她却滔滔不绝起来。

“难呀!就没多少钱,课时费是必须给的,其他就自力更生。我们带着学生自己做展板、做教具。用彩纸和泡沫染色,我把家里的花边和垫床板的硬纸板

## 一部旧手机

□王念平

有必要这么讲究吗?破手机扔马路上人家也懒得捡。”

骆生说王生的手机是个破烂货也不是没有道理——手机不是名牌,看起来又土又笨,外壳也磨损严重,但他却常常拿着在家庭大众之下打电话跟别人谈生意。骆生曾经多次劝他换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,王生总摇头。

上完厕所,骆生因为心里不痛快,寒暄几句就打算离开。王生这时热情地递来手机说:“兄弟,给你,现在尽管打。”骆生接过手机,走到店门外,低头拨了一阵号码,心不在焉地放在耳朵边听了听,很快进店把手机还给了王生。其实,骆生只是装个样子,他根本就没有摁电话号码。

“这么快就说完?没有耽误什么事吧?”王生歉意地问。

“也没什么事。”骆生淡淡地笑了笑。

回到家,骆生又想到自己多次劝王生换手机时的苦口婆心。他实在想不明白,

王生为什么把一部破旧的古董手机当成心肝宝贝。

自此,骆生跟王生来往频次渐渐少了。王生有几次打电话请骆生吃饭,骆生总是以生意太忙为由搪塞。半年后的一天,骆生打算去义乌进一批换季时装,手头一时周转不开,向几个朋友借钱,结果都未能如愿,他这才想到了王生。

但是一想到他心里的芥蒂,便不好意思开口,只好试探地打电话给他。王生明白了骆生的意思之后,没有多想就一口答应:“兄弟,10万元够吗?不够你开口。”骆生打完电话,站在原地发起呆来。

在去义乌的高铁列车上,骆生诚恳地给王生发了一条微信,依旧是劝王生换一部手机,再不换新,肯定有损他在商场上的形象。

王生马上回复:“兄弟,实话告诉你吧,这部手机是我老婆在我当年生意失败后最困难的时候,便宜卖掉当她的项链、耳环为我买的。请你原谅那天我没有在你如厕时借给你,因为我怕它被细菌污染了。兄弟,感谢你一次次提醒,这部旧手机是该换了。明天,我找人做个小木匣,把它好好保存起来……”

骆生顿时觉得羞愧不已,好半天也写不出“对不起”三个字来。

## 世相物语

## 接麻雀回家

□陆琴华

一天,我在路上散步,走到一个地方,听到附近有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我停下脚步,循声望去,只见一只麻雀正低空扑棱翅膀飞着,见有人经过,它就远一点距离。待行人远去,又叽叽喳喳飞回来,在原先的位置低空盘旋。

这样的情景,似曾相识。小时候,我很顽皮,动不动掏鸟窝,掏得最多的就是麻雀窝。那时麻雀很常见,到处都是,它们垒的窝有不少就在屋檐底下。我们踩个梯子或者搭个人墙,就可以掏鸟窝了。窝里要是有一群嗷嗷待哺的麻雀,我们就兴奋不已。可老麻雀,也就是小麻雀的父母,却在我们的头顶叽叽喳喳飞来飞去。

如今这一幕再现,我疑惑是不是麻雀窝被什么人掏了。城里不比当年的乡下,除了高楼大厦,很少有麻雀可以筑巢的地方了。

疑惑之余,发现有位七十来岁的老汉手里握着一只麻雀。哦,原来老麻雀的女儿可能遭到了不幸。

爱护鸟类,人人有责。我想上前说什么,那老汉双手一扬,手里的麻雀扑棱扑棱翅膀飞走了。原先叽叽喳喳叫唤的麻雀跟着那小麻雀也飞走了。它们朝哪儿飞呢?那小麻雀朝路边的一棵树上飞去。

树不算大,可枝繁叶茂,它们到那儿足以高枕无忧了。可是不知因为什么,小麻雀飞了一圈,又从树上落到了路上。

路上人来人往,很快,这只落地的小麻雀又被那老汉捕获。那只老麻雀又开始低空飞着,又开始叽叽喳喳叫唤。看那老汉一脸的沧桑,估计他生活不易。我走近那老汉,盘旋在我们头顶的老麻雀叫唤得更厉害了。

老汉蹲下,把那只小麻雀放在地上,小麻雀蹦蹦跳跳想飞,就是飞不起来。老麻雀展开两翼,来到小麻雀身旁。小麻雀展开翅膀,离开地面飞了。遗憾的是,小麻雀飞有一人多高,又落地了。老麻雀也跟着落地。

我说:“这小麻雀一定受伤了。”受伤的鸟儿我见过,爪子伤了,照样飞翔。要是翅膀伤了,估计就绝命了。老汉还没有离开,跟我一样在观察那只小麻雀的一举一动。老汉说:“它也可能还没有长结实。”是不是老麻雀小时候一样,也掏过鸟窝?多多少少也了解麻雀的一些情况?他上前,一步步走近那落地的小麻雀,小麻雀见状,展开两翼,努力离开地面。可还是落地了。老汉一个箭步,双手将小麻雀捉住,老



麻雀又开始叽叽喳喳,又开始在那老汉头顶上盘旋。

这时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过来了,说:“爷爷,我要小鸟。”我心头一紧。很快,我的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,老汉捉住小麻雀,两手捧着那只小麻雀,像一开始一样朝空中一挥,小麻雀乘势在空中飞了起来。它还会不会一开始那样再落回地面呢?

我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,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——老麻雀在小麻雀努力飞翔的时候,用喙不知是衔住小麻雀的头部还是颈部,一起朝远处朝高处飞去,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

这时,男孩问爷爷:“爷爷,为什么要放掉小鸟?”老汉说:“小鸟跟我们一样要回家啊。”原来老汉出来是接放学回家的孙子的。